

疏延祥 著

文人与著作印象

Wenren Yu Zhuzuo Yinxiang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人与著作印象

疏延祥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与著作印象/疏延祥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1093-197-0

I. 文… II. 疏… III. ①文学家—人物研究—中国—文集
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825.6-53 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885 号

文人与著作印象

疏延祥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ISBN 7-81093-197-0/K · 17

定价:2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影响我生命流程的作家和作品

这部书稿是根据我 1997 年到 2004 年的大部分文章整理而成。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师兄张平在一起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们俩都对黑格尔的“个人的价值在于参与民族精神的创造”这句话感兴趣,我希望我这本书稿能够汇入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学人创造的民族精神的浪花之中。写文章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是能够发表是愉悦的。这里的大部分文章已经发表过,作为一本书出版,那更是快乐的。为了使读者能了解我的心路历程,我特把写于 1997 年的《影响我生命流程的作家和作品》一文作为本书的自序,下面照录:

我上大学到现在,已快 20 年了,其间读书无数,如今在脑海中细细搜寻,大都无什印象,可有两个作家,一是路遥,一是卡夫卡,却曾给我刻骨铭心的感受,并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路遥最重要的作品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

我都认真地拜读过。读《人生》时，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当时的都市虽没有现在繁华，可林立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奔驰的汽车，还是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城乡的距离。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樣的格格不入。平时我很少上街，一到大街上就有晕头转向的感觉，每每都要多跑不少路才能赶回学校。从家乡返城时，往往天还未黑，明明只有十几分钟路的汽车便可归校，可我总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方能到达校园。有一天下午，我去街上买生活用具，为了怕自己跑错，我在下车时特别地记住车站的站名和位置，虽然我买东西的商店离此不过几十步路，买东西所花的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可再到大街上就找不到我来时所下的公交车站。我在马路上来来回回走到傍晚时分，才搭上了一辆我确信无疑的公交车，上车不一会儿，我看看车窗外的景色，发现全是一片萧条的农村景象，一问售票员，才知这是开往市郊某县的班车。幸好此车还要返回市里，否则我当晚就要流落街头了。那天我回到学校，已是晚上九点钟。当我向室友介绍这一情况时，他们全都捧腹大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叙述自己这一不大光彩的经历，是要大家明白，其实很长时间我不仅从心态上，而且从外在行为上，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乡下人。而《人生》恰恰是一部为乡下人，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的乡下青年所写的著作。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读得热泪盈眶，读得心潮起伏。高加林、刘巧珍之间的爱情故事让我心醉神往，高加林抛弃刘巧珍的结局让我痛苦异常，在我看来，要是换作我，决不会做这种负心汉。高、刘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只存在于书本中，并且以悲剧而结束，而我却要它发生在现实中，并且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正好我有一个初、高中的同班女同学落榜在家务农，我在此之前一直很喜欢她，上了大学，仍然不能忘却那份爱，我把她当作理想中的恋人，我认为她同巧珍一样，心地善良、漂亮温柔，而且她还有巧珍所没有的优点——有高中文化，我自己也以《人生》前半部的高加林自许。在《人生》所催发的

强烈爱情的鼓舞下,我便与她建立了通信联系。可以说,《人生》对我们关系的确立所起的作用比月下老人还要大,是它使我萌发了爱的勇气和力量,而且产生了爱情的责任观念,这种责任观念使我有了解超越城乡差别的强大动力。

如果说路遥的《人生》使我把自己的爱情理想化、具体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之途有了一定的规划,那么卡夫卡及其一系列小说则使我对人类的未来充满着恐惧。《人生》是苦涩的,但其中爱情的描写使苦涩的人生还有一丝甜蜜。卡夫卡则是阴郁的,他的作品是黑色的,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人类的前途和希望。1987—1988 这两年中,我从图书馆以及书店找来了所有卡夫卡的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认真地研究卡夫卡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意象,K 是怎样一个人? 信使、克拉姆象征什么? 我反复思虑,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精神状态就如同梯式的楼房,存在着一个低级到高级的样式,精神的上升和下沉是人类精神的普遍现象。从《诉讼》中我得出启示:孤独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默默地忍受并且通过各种创造性的工作——如文学、哲学等,从而拥有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我给自己定位在文学与哲学工作上,这些年也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收效不大明显,这使我很痛苦,但一想到“莫问收获,只要耕耘”,我的心灵便平静了许多,我现在依然渴望成功,但更看重自己的努力。

重新阅读这篇旧作,我觉得作为一种阅读和写作模式,路遥的《人生》和卡夫卡的《诉讼》仍可以看作 1997 年以来我的两种图式。《人生》是描写人在尘世的情感体验,而我可以说是个重情之人,正是这份对情感的执著,才使我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身边学人和学界有影响的、健在的和故去的大师进行交往和对他们精神人格体认的道路,并最终凝结为本书的一部分文字。而《诉讼》是人

类精神的隐喻,这种精神既可以体现在著作上,也可以表现在人类的某种行为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评论学人和作家著作,谈苦行与挑战极限,诠释谢德庆的行为艺术……

最后要感谢安徽大学中文系八一级同学,尤其是多年的室友和毕业后的同事徐强,我的好多稿子他都看过,有的文章如评胡适与余凤高,更是直接得力于他所提供的资料,对于他,我虽然一口一个老徐地叫着,其实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兄长。我还要感谢唐炳佳、胡长明、刘表忠、傅正、马丽春、黄从慎、严凌志、戴煌、郭明辉、曹高峰、闵似蓉、钱宝平、朱移山、疏利民等编辑,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部书能不能出来,可能永远是个未知数。安徽省教育学院的李正西教授曾说他平生最愉快的事是一部书稿被编辑修改后得以出版,他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太快活了,编辑救活了我的一本书。”“编辑功莫大焉”,这也是我的心声,而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和领导慧眼识中这本书并慨然允诺这本书的出版,更使我充满了感激。

疏延祥

2004年12月10日

目 录

1	影响我生命流程的作家和作品
1	<u>皖籍学人及著作印象</u>
3	皖籍学人杨宪益
11	王彬彬作品印象
37	走近达敏师
41	《校园春景四题》印象
46	吴家荣《阿英传论》之我见
49	张器友近年两部著作之我见

54	《中国藏书文化》印象
59	三人行 皆我师 ——访中文系教授朱万曙博士
62	为学是人生之基本 ——访中文系顾祖钊教授
66	“竭泽而渔”开阔视野 ——访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卞利教授
69	无欲则刚 ——访中文系孙以昭教授
71	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 ——访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章尚正
74	《爱的记录——周家群数码摄影展》印象
84	书生本色 ——访外语学院张祖武教授
86	光荣与梦想
90	良师与益友 ——钱耕森先生师友交谊一瞥
102	黄书泉先生印象
105	<u>现当代作家作品印象</u>
107	季宇文学作品阅读手记
123	我的朋友许春樵
125	《生活不可告人》印象

130	《中国农民调查》印象
135	陈发仁作品印象
139	敏特说话和土狼乱弹专栏印象
142	郭明辉小说印象
146	《马桥词典》印象
155	刘庆邦短篇小说印象
163	《拯救乳房》印象
170	几位小说家小说印象
183	《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与《美食家》印象
188	《孤独者》印象
199	《另一种自杀》印象
201	曹文轩及《红瓦》印象
208	关于瞿秋白
214	高莽其人其文
218	新会才子梁宗岱

224	胡适维持婚姻之谜
228	潘军《死刑报告》及其他小说阅读印象
239	《徐子芳文选》印象
242	书生抱负本无垠
245	来自乡村的渴望 ——刘醒龙《大树还小》印象
249	徐志摩与凌叔华
253	口号背后的现实
257	<u>古典文学及其他印象</u>
259	《二拍》中的书生形象
271	余凤高《呻吟声中的思索》印象
282	谢德庆行为艺术印象
291	印度印象
297	苦行与挑战极限
302	文人风骨 性情文字
307	后记

皖籍学人及著作印象

皖籍学人杨宪益

杨宪益尽管从小生长在天津，长大后又留学英国，回国后在贵州、四川、南京、北京等地教书或编译，很少和安徽发生关系，可是在先由意大利文出版、又由薛鸿时先生翻译成中文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则正正规规说自己祖籍泗州，并注明现在的泗县，而“祖籍安徽”一词是杨平时常说的。所以我以他为皖籍学人，想来仍健在的杨老不会说安徽小子延祥为了给家乡添彩，就借文化人以自重。

杨老是世家子弟。祖父曾担任过淮安知府，父亲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银行家。生在这样一个衣食无虞之家的杨宪益也有一点世家子的玩性，比如很小时把白兰地倒入了金鱼缸里，结果醉金鱼全浮出水面。玩气枪甚至保持到成年，甚至在异乡英国还和几个外国“小混混”用气枪射路灯，差点射中默顿学院院长的鼻子，为此还受了罚。院长一再说他是受人教唆，为他开脱责任，可他却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就是不领这个情。这倒能见出他中国人重情义的一面，也许有人说为几个小混混受过，犯得着

么？可是诸君要知道这几个人的身份也是学生。杨宪益一方面不脱公子哥的脾性，可又有一种惊人的自制力，所以在西方那个花花世界，他手头宽裕却没有成为花花公子，唯一赌那么一回还是因为在赌场做侍应生的英国姑娘长得漂亮，他才赌几个筹码。这不是“抱得美人归”的浪荡，而是贾宝玉式的怜香惜玉。他能终成大家，我以为“世家子”这一身份不仅不是一种阻碍，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因为出身世家，从小接受的就是当时的最好教育，小时家里延请名师，稍长入教会学校，再进牛津。在牛津时因为没有经济和求职压力，他不急着拿学位，由着自己的性子学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英国语言文学（陈寅恪也有类似经历），并且在欧非广泛游历，使其对欧洲文化不仅有语言、历史基础，还有实地的经验，无须像当时某些留学生一样为某一学期的生活费或学费无着而忧心忡忡。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宣传逆境、贫穷是人才成长的好学校，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没有错，这不仅是古往今来一些成功之士的背景，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古老思想，所谓“自古寒门多奇士，从来纨绔少伟男”，“诗（人）穷而后工”，可是有很多文化大（世）家与先祖的遗泽大有关联，这也是事实。这些人的成长离不开祖先的光荣，这些人的祖先的光荣或者是政治地位，或者是经济实力，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就是一向以穷愁潦倒而出现在古今文人脑海中的诗圣杜子美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父亲杜闲也有功名，并做过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成年的杜甫每每为自己的祖先——杜预和杜审言而骄傲，这种“述祖德”往往对中国文人有一种激励作用。可以说世家子成文化大家在中国古代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历史发展到现代，仍能见出它的遗绪。杨宪益如此，陈寅恪、钱钟书、王世襄又何尝不是受益于祖宗的余荫（“余荫”一词不从封建意义上理解）？所以把逆境出人才，贫穷磨炼人的这一时、一地对某些人起作用的结论说成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真理，就是绝对化、教条化了。

杨宪益 1934 年出国，1940 年回国。这六年他浸润于英国语言文学和西方文化之中。这六年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之年，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更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之时。此时的杨宪益学习、旅游，可中国的一草一木总是牵动着她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他功课之余编宣传抗战的报纸，办小型的《再生》杂志，谴责日本的侵略，用英文写中国军队平型关大捷的独幕剧，并不惜拉下脸面为抗日募捐。要知道一个从小就以出手阔绰为家常便饭的人伸手向英国绅士、淑女要钱，不是出于为国家、为民族的大义，我想杨宪益是不可能走这着棋的。他是一个以意大利爱国志士马志尼为英雄的人，马志尼为民族的解放、意大利的统一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杨宪益虽然从来没有说他是中国的马志尼，但是我读了他自己讲述的抗战时期为抗日而在异乡奔波的义举的故事时，我想，杨宪益未必没有以马志尼自许而私下发愿过。他之所以在 1940 年回国效力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自古以来就有的报国之心驱使呢？也许有人说当时杨宪益的家庭已无法接济他，可是以他的条件，尤其又有英国漂亮姑娘戴乃迭为未婚妻这样一般人难以具备的身份筹码，留在或者离开战乱的英国，选择诸如瑞士或者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地方谋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和自己国家一同受难之心激发着他，所以回国后，尽管国民党政权腐败，虽然诸如他这样的文化人在艰难的陪都时期也能大体得到安置，可是无法施展自己抱负的苦闷则一直折磨着他，但就这样他也没有动摇过厮守家乡这片热土的坚强之心，而且只要一有条件就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翻译欧洲文学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教书育人。战前给新华社写信要求到延安，战后参加抵抗国民党的进步组织，对即将到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充满着希望。

杨宪益的希望没有落空，一个新时代降临了。当然历史发展

并不都如人意，用杨宪益本人的话说：“尽管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但 50 年代仍是我从事中译工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反右的政治风声逐渐收紧，杨宪益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特有的“呆气”及文人的大大咧咧，必然使有些人要对他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被怀疑为帝国主义“间谍”，差一点得了精神分裂症，最终夫妻二人被群众疏离，只得双双在家以酒浇愁。1968 年前夕，他和戴乃迭一同被捕，一直到 1972 年才无罪开释。杨宪益夫妇的间谍罪是莫须有的，可是在那样一个人妖颠倒的时代，杨宪益的牢狱之灾又是必然的。作为一个熟知西方文化的人，他对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感受，他的岳父是热心的对华传教士，为中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妻子戴乃迭可以说是入了中国籍的汉学家，他与戴乃迭的组合表明他的家庭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家庭，所以他看问题往往有一种国际视野。同时他又是一个有很深的中国文化造诣的人，他创作的古体诗的已被人们公认为大家之作，受到不少文坛大家的喜爱和推崇，可以说中西会通是他的强项。尽管他能吸收两种文明的精髓，可在不少人眼里，他还是一个亲西方的人士。南京解放后，中国的船只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有冲突，英舰开火使中国船上人员有伤亡，这是一个我读小学时就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案件，教科书上还把它看成是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有力证据。杨宪益却在当时就把英国报纸上报道的事件经过，即中国船只先开火的情况和同事说。在他看来，英国对华政策和美国不同，尤其是对国民党政府，两国各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杨宪益的这种行为自然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的人所不理解。前些年国内的《人民日报》就有某海军军官的回忆文章，证明是我方先开火，说明英国当时报章没有歪曲事实。这表明杨宪益在一个民族普遍缺乏冷静时，却拥有自己健康的辨别力。实际上也不是杨宪益有多么高明，只不过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没有蒙蔽他的理智而已。杨